

奋斗新时代 建功新战场

「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全国劳动模范王炳交四十八年坚守山东青岛团岛灯塔

刘朋朋 周勇兵

山东省青岛市团岛灯塔守塔人、67岁退役军人王炳交的微信名有些独特——“耐塔”，意为“耐住性子，守好灯塔”。

名副其实。从48年前第一次踏上地胶州湾咽喉要道的团岛那天开始，王炳交一直守护着岛上那座始建于1900年的老灯塔。

1976年，王炳交参军入伍，来到原北海舰队某中队，成为一名守护团岛灯塔的航标兵。在老战友姜天臣眼中，当兵时的王炳交“颇有过人之处”——

“为了钻研灯塔内部构造，还是新兵的他可以窝在空间狭小的半球形操作室，与几百颗规格不一的螺丝钉连续‘较量’好几个小时。”

“团岛灯塔历史悠久，那些老古董似的零部件受海风侵蚀受损后，有人想的是‘啥时候更换’，王炳交天天琢磨‘怎么维修’。”

在王炳交看来，旁人眼中他的这些“与众不同”，或许源于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出生在山东日照一个小村庄，是放牛娃出身，小时候生活苦。从穿上军装那一刻起，我一门心思想着要好好干，给家里争光。”

为弄清团岛灯塔全部设备的工作原理，初中文化水平的王炳交买来书籍，自学无线电基础理论、电机控制等专业书籍。休息时间，他追着中队技术骨干请教的情景，也给姜天臣留下深刻印象。

日复一日与灯塔相伴，王炳交发现，塔上的设备会随着季节变化“闹脾气”——夏季，因塔顶温度过高，水晶凸透镜内的灯泡容易烧坏；冬季，灯丝温度较低，连通电源的一瞬间，电流冲击容易导致灯泡出现故障。

当时，更换一个专用灯泡要几百元，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节约成本，王炳交反复琢磨，在灯泡底座安装小风扇，顶部安装排热筒，还在配电箱安装了滑动变阻器。这样一来，灯泡被烧坏的风险大大降低。

1981年，团岛灯塔划归地方管理，王炳交和战友们脱下军装，继续守护灯塔，技术过硬的王炳交被任命为灯塔长。

“团岛远离市区，以后要成家，怎么照顾家里”“守灯塔没发展，这辈子一眼就看到头了”……许多人对王炳交的选择感到不解，王炳交也不是没考虑到条件更好的岗位工作。然而，面对用心守护了5年的灯塔，他还是坚定自己的选择：“花了心思，用了感情，不是说离开就能离得开的……”

从“干一行，爱一行”到“爱一行，干一行”，团岛灯塔长这个岗位，王炳交一干就是36年，直到2017年退休。期间，他与一位当地姑娘组建家庭，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把家安在市区家属楼，而是向单位申请，在岛上安家。

白天听海风呼啸，夜晚听机器轰鸣……守塔的日子虽然单调寂寞，但一想到进出胶州湾的船只，因为自己“点亮”的灯塔而找到航向，王炳交就感到难以言说的充实与幸福。

和当兵时一样，当灯塔长那些年，王炳交把许多精力投入对灯塔老设备的更新改造中。

雾号，又称作“海牛”，是团岛灯塔的重要组成部分。遇到大雾天气，海上的船只通过雾号发出的声音确定方向。



王炳交在灯塔塔顶擦拭水晶凸透镜。

向。在既无图纸、又无配件的情况下，胆大心细的王炳交对团岛灯塔那台生产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雾号进行改造，将零件一一拆解下来。经过两个多月的摸索，老“海牛”重新“鸣叫”起来，为船只在迷雾中指引方向。他还和同事共同研制“航标灯状态自动监控装置”，灯塔主灯损坏时备用灯可以立即亮起，避免更换灯泡不及时引发的隐患，获评实用新型专利。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2017年初，王炳交满载守塔多年结下的累累硕果，光荣退休。不久后，他接受单位返聘，继续为守护团岛灯塔“发挥余热”。

在单位的支持下，王炳交把团岛灯塔多年来替换下的老物件、几代守塔人撰写的日志等收集起来集中陈列，在灯塔北侧打造了“青岛航标展馆”。面对前来参观的各界群众，担任讲解员的王炳交一次次讲起团岛灯塔的发展历史，科普航标知识，传播“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灯塔文化。

“在我心里，团岛灯塔不单单是一座灯塔，它更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希望它能一直陪伴着这座灯塔，为过往船只点亮航向。”王炳交说。

上图为王炳交在灯塔塔顶擦拭水晶凸透镜。 陈勇摄

山东省军区济南第二退休干部休养所——

丹心映照夕阳红

■本报特约记者 林琳 通讯员 孔庆珊

初夏时节，天朗气清。在山东省军区济南第二退休干部休养所老干部食堂，菜肴种类繁多，色香味俱全，餐桌上还备有小药盒，贴心的服务赢得前来就餐的老干部、老阿姨纷纷点赞。

“2022年以来，省军区在所属干休所创新开展‘十进所·八上门’服务实践活动，将医疗保健、日间照料、法律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等10个方面作为引进社会工作服务内容，为老干部提供便利。”该干休所领导表示，干休所承担试点任务后，采取军地所校融合化、康养资源社会化、保障手段精细化、贴身服务亲情化等模式，打造服务实践活动新样板。

做好老干部工作千招万招，用心用情是真招。连日来，该干休所组织各服务站围绕“信、信、信、信、信”主题展开讨论，引导工作人员从政治高度看岗位、从初心使命看职责，认识到干休所工作看似平凡，但在平凡岗位也有大作为。干休所领导介绍，开展“四信”讨论，是为了强化官兵和文职人员“搞好服务保障让老干部满

意”的使命感，培育尊老爱老的职业操守，坚定真诚敬老、真心爱老的服务之心。

该干休所服务保障的老干部，普遍进入“两高期”。为了给他们提供更加精细化的医疗服务，该干休所与多家驻地医院建立进所协作机制或合作共建关系，开通急救绿色通道，联系医疗专家来所巡诊、开设讲座，让老干部足不出户就享受到驻地优质医疗资源。同时，干休所还安排医护人员赴院校、医院培训深造，参加山东省军区、省卫生健康委联合举办的“百师百医”强医计划，致力于培养业务精湛、素质过硬的医护队伍，提升老干部医疗保健质量。

服务保障工作综合性、专业性强，着眼履行为老服务职责使命，该干休所着力加强业务技能培训，组织开展全员岗位练兵比武，在开展“综合素质能力、服务保障能力”提升活动的基础上，将培训人员范围从驾驶员、炊事员、营房维护人员拓展至物业从业人员，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质效。

“铁脚板”凭什么跑赢车轮子

■陈生秀

寻根

生命线

70多年过去了，在我的脑海里，当年带领连队在三所里战斗的情景依然清晰如昨。那一晚，我们14小时奔袭145华里，创造了步兵急行军的传奇；那场战斗中，我连打到只剩21人，仍死死钉守在阵地上……

有很多人问过我，敌我实力悬殊，我们凭什么和敌人硬碰硬？“铁脚板”凭什么跑赢车轮子？那样的苦仗硬仗，为什么我们始终打不散、击不垮，最终攻克制敌，以劣胜优？

我想，原因有很多。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在抗美援朝这场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中，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离不开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

这种“威力”的发挥，要从我们入朝前的思想动员说起。

1950年1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当时担任第38军113师338团3营机枪连指导员，部队进驻河南信阳、遂平地区整训，主要任务从行军打仗变成开荒生产。

那时候，生活很艰苦，每人每天只发2两黄豆，但大家都不觉得苦——解放了，终于不用再打仗，要过新的生活了。我们高高兴兴把武器擦拭干净，放进库房，扛起锄头开荒种地。不少战友脱了军装，转业复员回到家乡。大家都憧憬着“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

那年夏天，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赶赴东北。原来，朝鲜内战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来势汹汹。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任务是保卫我国东北边防，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听到这个消息，队伍里马上就议论起来。从内心讲，大家不想再打仗了，打了这么多年，实在打够了，我能明显感觉到队伍中留恋和平生活的情绪悄然产生。

关键时刻，军党委和各级政治干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官兵思想疑惑和认识偏差，开始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教育。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我参加了军里召开的英模大会。大会主要是让英模单位和个人讲一讲革命战争年代的艰



左图：陈生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留影。



上图：陈生秀近照。

作者供图

难历程和光辉战绩，讲一讲如何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讲一讲怎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随后，从党委、党支部到党小组，自上而下层层展开思想动员，重点是“三个讲清”：一是讲清“该不该打”，开展“邻居失火，我们该怎么办”讨论，把救邻与自救、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使官兵认清朝鲜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二是讲清“能不能打”，既讲美军装备优势是“真老虎”的表象，又讲其侵略的非正义性、失道寡助是“纸老虎”的本质，增强官兵的革命斗志和敢于胜利的信心；三是讲清“战争不可能速胜”，讲明敌人的力量很强大，不可能轻而易举获胜，使官兵认识到这场战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这些情、义、理交融的教育动员，扭转了部队消极应战的思想，树立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官兵纷纷写下决心书、请战书，要求入朝参战。10月22日黄昏，我和战友们怀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带着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1950年11月27日，我们113师刚结束德川战斗，就接到向三所里穿插的命令。军里要求我们“插得到、卡得死”，坚决阻击南逃北援之敌。338团是前卫团，我所在的3营是前卫营。

太阳还没落山，3营官兵就出发了。急行军途中，我看到队伍越拖越长，心里十分焦急。作为连队党支部书记，我同副连长、连长宋海青商议，让他带着部队前进，我召集其余支委开个临时支委会。

当时，参加支委的有副连长、副指导员等8人。我就讲了3条：一是讲连史，“那一年部队爬爬岭，马都掉到山下，迫击炮也是人扛上去的，咱们一起经历过，要发扬连队光荣传统，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二是讲党员要带头，安排副连长王宝祥追上队伍，带领几个体力较强的党员骨干，负责扛迫击炮和重机枪；三是讲战术，“同志们，早到一分钟，就多一分胜利。提前到了，我们可以修筑工事，就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所以要走，要快走”。

会议很短。结束后，我和支委们分散到各班进行宣讲。因为是夜间急行军，声音不能大，只能一个班一个班地边走边讲。这一招起了作用，部队士气很快上来了，大家强忍疲劳加快步伐，原来拉得很长的队伍逐渐变短。

11月28日7时许，我们经过145华里，圆满完成穿插任务，先敌5分钟到达三所里。气还没来得及喘匀，枪炮声就响起来了。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坦克向主阵地发起攻击，炮弹倾泻而下。敌人杀红了眼，妄图撕开缺口，向南逃窜。营里当即命令我们连和8连负责主阵地防御，决不允许敌人前进一步。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我们两个连180余名官兵拼死战斗，炮弹打完了，机枪打坏了，就用手榴弹、石头、刺刀和敌人硬拼，阻挡住敌人1个营数次疯狂进攻。阵地上硝烟弥漫，死伤遍地，连长受了重伤，几个排长都牺牲了，干部没剩几个。战斗间隙，我迅速清点人员：还有21人，其中有9名党员、4名团员。我当即把人员重新整编，组建2个临时党小组、1个团小组，推选了2名支委，健全了党组织。随后，我重新分配作战任务，由一名支委带人从敌人尸体上搜集补充弹药武器，另一名支委带人去加筑工事。集中剩余人员，我进行了简短的“火线鼓动”：“敌人来了，不要怕，他扔炸弹我们打，坦克上来了，我们还是打！敌人准备好，但他们怕死，我们不怕。祖国就在我们身后，保家卫国拿什么来保，就是拿我们的生命来保。我们还有21个人，人在阵地在，就算只剩下1个人，也要守住这块阵地……”

在抗美援朝战场，这样惨烈的战斗数不胜数。一场恶仗打下来，主攻连队因伤亡过大，差不多都要重建党支部。在后来的几次阻击夜战中，我被炮弹炸伤了腰。送医前，我指定司号员金永亮担任临时副连长，继续指挥战斗……

有人说，在抗美援朝战场，美军指挥靠电台、收拢靠汽车，志愿军靠的是党组织。的确如此，关键时刻，依靠党的统一指挥，能够凝聚军心军力、激励士气斗志，确保官兵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依靠党组织的力量，能够把打散的官兵重新“握指成拳”，保持队伍不涣散、战斗不间断。

军事上不过硬，一打就垮；政治上不过硬，不打自垮。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告诉我们，政治工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不能变、不能弱。

(罗艺整理)

把信折成拇指盖大小，让我去送信。出发前，他特别交代：“如果遇到日伪军，就第一时间把信吞到肚子里，一定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当时形势很严峻，日伪军为封锁我根据地，隔十几里就建一个据点。我不敢耽搁，凭借对地形的熟悉穿越敌人封锁线，走了一天一夜，按时把信送到，完成了任务。那时，群众对我们新四军的感情非常好。听说我是去给部队送信，船家二话没说，载着我走隐蔽的水路，顺利避开敌人的哨卡。

革命斗争非常残酷，我亲眼目睹许多同志牺牲。有一次，总队长带我外出开会，由于有事延误，我们准备在离会场几里远的村庄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再赶去会场。谁知开会前消息被叛徒出卖，3个据点的日伪军连夜包围了会场，战斗持续了一夜，参会的许多同志都牺牲了。我们和后面赶来的同志流着眼泪，将牺牲的战友安葬。那种誓死为战友报仇雪恨的迫切心情，至今让我难忘。

我们“小鬼”虽然年纪小，但上了战场一点也不含糊。很多同志是背着红缨枪和大刀片干革命，缺枪炮缺子弹，就从敌人手里缴。为了欺骗敌人，有的战友在步枪上绑两个树杈，裹上油布，扛在肩上冒充机枪。很多战友的子弹袋里根本没几颗真子弹，都是用折断的树枝塞得鼓鼓的。日伪军的据点高大坚固，很难打下来。大家时不时拎着铁皮桶，趁天黑到据点附近在铁皮桶里点炮仗吓唬敌人，“打不下来，也不让你们好好睡觉！”

在新四军当了几年“小鬼”，首长还安排我去地方小学学文化，并让我通过各种形式学习革命道理。1945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堂。

(朱江整理)

图①：1949年4月，陈元桂（前排左二）与战友合影。

图②：1945年4月，担任兴化县儿童团团长的陈元桂（三排左三），与战友、儿童团团员合影。 作者供图

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老干部陈元桂回忆军旅往事——

我的“小鬼”时光

■陈元桂



我今年96岁，已近耄耋之年。年岁渐老，每每回想起参加新四军之初被首长们称为“小鬼”的时光，心头仍会漾起一股暖意，别有一番自豪。

我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白驹镇，当时全家靠开春米作坊维持生计。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的飞机投下炸弹引起大火，烧毁了我们的春米作坊，全家只能寄住在亲戚家，日子过得很难。

1940年10月的一天，一支穿黄色粗布军装的队伍和一支穿灰色军装的队伍来到白驹镇，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笑容，像过年一样热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由南北上的新四军陈毅部和由北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的两支先头部队在白驹镇胜利会师，建立兴化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序幕由此拉开。

小镇上一下子挤满了“当兵的”，乡亲们发现，他们和以前来的兵不太一样。他们不打人、不骂人，买东西客客气气，大家都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出于对日本鬼子的痛恨，也为了给全家谋一条生路，父亲在那时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13岁的我追随父亲的脚步参加了新四军，编在连部当通信员，连首长亲切地管我们几个年纪小的新兵叫“小鬼”。

我们这些“小鬼”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行军时帮着拿物资，有时还会被派去给兄弟部队送信。那时，我们不仅能填饱肚子，连队的老兵也对我们关爱有加，大家工作热情很高，走起路来都带着风。

跟着连队打游击，经常会遇到险情。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安全起见，连队几乎每晚都要临时转移，有时背